

〔Mizu〕

原來你都沒有忘記，只是全部注在水裡了，它流淌但也阻塞，在淚腺裡乾涸，身體的水脈，成為一條荒蕪的獵徑，你總說人老了，這些路就會不見，也許就是因為沒有目的性，不是這裡通往那裡，所以在沒有目標時，它就不存在了。或許會被口傳在往日時光的豐收，但那些危險卻也沒有被淡忘。是受怕了，所以記憶直接抹除，氤氳的隨著日子蒸發了，但悲傷的氣息仍籠罩著，甚至變成腦裏的霧，沒有指頭，所以再多的緩息倒數，也掐不出時間，更別說是冥想狀態。

總是從一百開始倒數，注意力無法集中，有時不到三十就放棄，有時候你把數字擀得很長，攤晾在黑暗的房間裡等待風乾，但身上卻擰不出任何一些水分，口乾舌燥的，像失水的麵糰，醒不起來。

前往取病歷的途中，即便早上剛換完電瓶，將至北投的大業路口，卻無法催使油門，幸好百公尺內即有機車行，白髮的老師傅，只是催了油門，摸了坐墊，便判斷出油箱進水了。

「我才剛換過電瓶」

「你是不是都停在外面，看你坐墊吸滿水」

（拿出油斗，淡黃色的油上，浮著小窪）

「需要清理油箱除水，最快六點」

「好」

於是只好散步前往醫院，是因為不會搭公車，被這山坡地路線的去、返程在同一個站牌，無法判定，又被公車司機凶了，於是才決定步行。

路上充滿記憶，出院的風景、緊急送醫的窗景，遇上了正放風的病友們排成一列，我從隔著馬路的對面看著，穿著黃色的住院袍，雖然是制服，但隨著每個認的狀態，其實還是可以一窺其不同。這是我與正常的距離嗎？那條路如河，他們被誘導魚貫進入被保護的池子裡，前後有護佐壓陣，而我是自由的野魚，正在溯源，那麼他們之後會跟我一樣嗎？

會忘記河流裡的記憶嗎？然後被放進大海裡，又有多少人會像我一般試圖追尋呢？

「跟你 900 元，是本人嗎？」

我對著申請表拍照

「是本人為什麼要拍照呢？」

「我在進行一個創作，記錄」

可能怪人太多了，他們也不見怪了。

畢竟這裡是專門收制身心科病患，以及服務其親屬，這櫃檯經歷太多。

厚厚的一疊，用著透明文件袋裝著，第一頁是基本入院資料，最後一頁是消防急送摘要，只是短短的幾句。

它沒寫上，最後我要上救護車前，最後對著六個警員把身上的鋒利物交出，它沒寫上，我在做完獻祭儀式後差點昏厥，並要了一瓶礦泉水。

瓶身寫著水源地：埔里，我的家鄉

所以我願意服從了，我把沒喝完的水在地上畫了三圈，像是要入山的儀式。來的救護車防護森嚴，穿了不透氣的兔子裝、面罩、手套，畢竟是在疫情期間，對我這種身穿破爛甚平，赤腳的不知名人士，只排除了危險攻擊性，並沒有排除 covid 傳染性。

「我的母親是 EMT 人員，我現在生命徵候正常，我會好好躺著，沒有發燒症狀」他們意外我的配合，幾次送上救護車我都是這樣，也許是小時候模擬當病患的記憶，所以我對救護車總有種安心感，甚至是遊戲性，但在他們的眼中，我是具高度危險的。

畢竟接獲通報的描述是，手持一把開山刀

後來入院後的一陣慌亂，因為疫情所以 所有的緊急入院都需要做加倍的防護與隔離，跟隨壓車的菜鳥警員被護理人員罵了，我趁亂，在急診室的門口出出入入，因為門口有噴霧消毒系統，我覺得很新奇。

其實那時候是可以逃跑的。

但我沒有。

我不確定那樣狀態的界定是否具病識感，我只覺得一切很有趣，好像在雨後遇見水坑的小孩，隨即被送進去問診。

我印象中只說了：「你們不是很厲害，所以我不說話了，可以給我一支筆嗎？我用畫的，家族樹對嗎？」

其他時間，我就只有點頭跟搖頭，因此進行的非常長，最後似乎是有連續的案件進來，所以我被安置了進去。

被送進急性病房前，護佐對我說：

「我知道你覺得自己沒病，好好表現，一下就可以出來了」

「好，要多久？」

「我不能說，要看你自己」

不鏽鋼厚重的鐵門就關上了，裡面有六張醫院綠的床，整齊的排列，感覺很久沒有人使用過了，四周有八個氣窗，長滿灰塵，房間的中間有另外一道鐵門，一旁是電子密碼鎖，閃著藍色的光，走到底是廁所，但很特別的是隔間裡有蓮蓬頭，一開始我並不知道為什麼。

被分配了一個水杯，喝了可以喝水

但我不知道會送飯進來。

觀察完這些，我感到有點疲累，選擇在一張床躺了一下，但沒有睡著。

暫時感覺不像被困住，好像被安置在一個獨享的空間，後來我聽著樹葉震動的聲音，開始跳舞，在一個一個床上跳著。

沒有音樂，開始探索著病房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禮貌性的敲門，特意站離門口一公尺，沒有回應，再繼續敲，直到外面傳來一個不耐的語氣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你可以幫我開門嗎？」

「不行」

然後我返回病床的中間，看著水杯，突然想玩水，便把水瓶斟滿，灑在地上，一樣的畫圈，一直轉，如胡旋一般，然後沿著水的軌跡行走，趴下，乾泳，在地上滑來滑去。

感覺到了自由，像個巫，在進行與這空間的對話，藉由水這個媒介，我彷彿成為 **kaidan** 如被祖先上身，我甚至在被問上姓名時，寫上三個名字，李明哲、李茗哲、**kaidan**，後來使得這些文件失效，在比較「清醒」時，才重新校正過。

我的心態是，那時候的精神年齡是什麼時候的我，我的朋友告訴我，**kaidan** 這個巴宰名字，有可能是巫師。

一連串的自我儀式，我把地上弄得很濕。

因為沒有人放我出去，所以我嘗試亂按密碼鎖，試圖發出內在的突圍。

我猜是有監視器的。

門被打開了

「你想要什麼？」

「出去」

「還不行」

關上，敲門

「那浴室可以洗澡嗎？」

「還沒開放」

但我從他的眼神裡讀到一絲不確定

於是我去打開蓮蓬頭，

一直聞到溫泉的味道，想起這裡是北投

是巫的所在。

先是洗了澡，放鬆剛剛緊繃的身體

也許是自然物質的力量，我的腦袋開始活躍起來，一連串在躁期思考的人文地理問題，突然連接起各種猜想，但沒有紙筆。

我無法紀錄，轉身。

將四間的蓮蓬頭都打開，高溫之下

鏡子起霧了。

我開始瘋狂的寫下文字，畫著關係圖

抹掉，等待，在寫，飛速的思考

好像瞬間想通了很多事

即便現在一件也想不起

但那種大腦的愉悅，像瀑布下的悟者

隨著水流，不斷衝擊而來。

到了後來，

才知道那在醫學上被定為是狂躁。

當我在事後描述起這些時，朋友總說這跟使用迷幻藥是一樣的效果，聽起來我的體驗非常良好。

霧氣像龜殼，火燒有裂痕，集水有水滴，順著這些變動的畫面，我對著鏡子裏的自己不斷丟出問題，再連結起「卜」，給自己答案。

也許是看多了北投女巫，但那時候還不知道知衍的能力是水，只知道有山川大地女巫，無論那故事是不是虛構的。

那時候僅憑相信，就成了故事的一份子。

課堂上，曾經有個專題報告再討論蔡明亮電影裡的水。河流裡的蒸氣室，李康生化為人魚的水塔，刻意不真實的雨景，都是慾望，都是通道。

過多的霧氣引起關注，清潔阿姨被放了進來，關上所有的水，看著全裸的我。

她不知如何是好，有點侷促，但我卻十分自在，她感覺起來是剛來的，因為後來在正式病院裏遇到另一個資深阿姨，那種神態是完全不一樣的。

「夠了」我被打斷，押回床上

「我可以出去了嗎？」

「24 小時」護佐終於鬆口

「在這之前，請你好好待在自己的床位，可以走動，但別再開了，我會約束你」

其實我忘了我最後有沒有被約束。

但記得住院醫生捎來一封信，是柏賢。

至於這個又是後話了，暫時與水無關。

當我睡著之後，被放進一個人，但我似乎太熱的全裸著，他對我有些忌憚，一開始沒有太近，我完全誤以為我在大眾裸湯的躺椅，太自在了，甚至性慾高漲。

不確定是否自慰，是否射精。

只記得被同樣「不正常」的人，投以「不正常」的眼光，即便後面我們成為好朋友，他叫阿虎，是個全身黝黑，肉肉壯壯的光頭。

那時候沒有水，但卻有泡麵，他做了一份特製的料理分我，在後面的人物誌我會寫到，這裡也就暫時不談了。

傳來交友軟體訊息，他在奇岩，

但我不想赴約。

「抱歉，我現在比較想泡湯」

他以為我要去同志的泡湯勝地，但我實際上要去的是 BOT 的青磺名湯，裡面都是年過半百的資深湯客，泉質保證，而且票價便宜，有身心障礙卡的我，只要 75 元。

即便週末才在礁溪泡湯，但還是有種回憶田野的心態，畢竟我正在蒐集素材，讓自己重返經驗是重要的。

42 度/43.5 度，左右兩池

我從大學就來了，也帶過不少朋友來，算是自己的私房景點，對於同志，在男湯裡總是充滿慾望，被目光掃描，彼此步伐周旋，像在跳求偶舞，但這裡每個人，似乎都有自己的湯道。

有一次，還年輕時，被高溫池灼熱的如活魚入油鍋，被身旁約莫 70 的智慧長者說著：

「身要慢，心要靜，自然可以適應」

「你這樣莽撞，不僅自己會燙，餘波也會讓在池子裡的人受到波及，慢慢來，深呼吸」

似乎遇到了老神仙。

油箱的水清除了，老師傳說這行他做了六十年，在檢查的過程，順便幫我換掉婆婆的濾網，解決回油爆氣，換檔不順，中柱卡頓的問題，我的車似乎也被整骨了。

反覆的高溫池與冰池，似乎也放鬆了我的神經，溫泉，真的是一個神奇的東西，北投軍醫院就是標榜溫泉治療，所以每天浴池開放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到晚上八點，我一般會去兩次，八點後是女性看護的洗澡時間。

那裡有大的臉盆，可以將自己埋在裡面，至於技巧與裡面的潛規則，也是兩個禮拜後我才悟出來的。

騎乘回去的車很順，三檔就能超越多半的車，也隨著耳機裡的音樂，輕拍著檔位，不久就到家了。

打開厚重的病歷，看著，想起一些事，遺忘一些事，沒吃上藥，就睡著了。